



联合国 大会



Distr.
GENERAL

A/41/525
19 August 1986
CHINESE
ORIGINAL: RUSSIAN

第四十一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49 和 57

停止一切核武器试爆

关于立即停止和禁止核武器

试验的大会第 40/88 号

决议的执行情况

1986年8月18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附上 1986 年 8 月 18 日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在苏联电视上的讲说全文。

请将该项讲话全文作为大会临时议程项目 49 和 57 的正式文件散发。

别洛诺索夫 (签名)

* A/41/150。

附 件

1986年8月18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在苏联电视上的讲话

我愿在我们今天的会议上就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问题发言。

苏联已严格履行了一年的单方暂停核试验已于几天前，即8月6日到期。

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是什么促使我们作出这个不简单的、极其重要的和——对我们来说——困难的决定？

简言之，这项决定是基于核子外空时代的现实情况。

这些现实是什么？我们又怎样看待他们？

第一，核武器和各种其他类型的武器已堆积如山，但是军备竞赛却方兴未艾。军备竞赛转移到外空的威胁已经出现。美国 and 整个北约组织集团的军事化正在高速推进。

我们必须强调军事技术发展的速度如此之快，使人民、国家和从政人员来不及认识到真正的威胁，也限制了人类停止滑向核深渊的可能性。在这方面不可以有任何延迟，否则将会出现的是完全不可能就其管制达成协议的新武器。

情况已变得越来越糟。就目前来说，只是保持现有的条约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采取重大和实际的步骤以遏止军国主义和扭转事态的发展，使其走向好的方面。“恐惧均势”已不再是克制的因素了。

这不仅是因为一般来说恐惧并不会帮助使人们诉诸理性，而却会导致后果难测的行动。

这种恐惧是同军备竞赛直接有关的：它增强了互不信任和猜疑，从而形成了紧张局势日益加深的恶性循环。在这方面有许多例子。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清楚的是，用战争来实现政治目标的老观念已经过时了。在核子时代，这种陈旧的教条助长了可能导致全面战争的政策。

第二。我们暂停试验的决定是基于我们奉行社会主义为致力于和平事业的一种社会制度和基于我们深切认为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的前途负有责任。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作为一个有核国家，苏联认为其最崇高的责任是尽其所能挽救这个地球，使其有和平的未来。

力求将国际发展的道路纳入缓和的轨迹符合我们的世界观和我们的社会主义道德。在核子时代，挽救地球使其免于原子毁灭是全世界人的任务，是各国人民的事业。

第三。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复杂、多样化和议论纷纭的世界。同时，它又客观地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和一体化。一个现实的外交政策是不能忽视人类社会在二十世纪末期的这种特性，否则就不会有正常的国际关系，而且会陷入一种狂热状态，以致最终导致灾难性的对抗。

事实上，在1945年8月6日，前核子时代的观念已失去意义。今天，如果我们不考虑到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则也不可能确保本身的安全。

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除非这种安全是一律平等的、全面的。不这么想的人是生活在一种虚幻的、自欺的世界。

谁是谁的势力范围、向他人“沽恩”、指示他人怎样做或走那条道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其他道路）等观念同今日世界所需要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苏联认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权掌握自己的命运和自己的资源，有权决定自己的社会发展，维护本身的安全和参加组织一个全面的国际安全体系。

全球问题日益严重也是目前世界的特征。但是如果所有国家和人民不同心协力，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这个时代的一些现实问题包括探索外层空间和海洋深处、生态问题和病疫、贫穷和落后。这些问题需要国际关注、国际责任和国际合作。

世界上许多新问题已成为牢不可解的结。裁军可以为建设性目的腾出大量经费、智力和技术力量，从而在这方面起巨大作用。

世界各国人民、具有各种倾向和世界观的政治和公众力量正在认识到人类的生存岌岌可危，因此现在是采取果决、负责的行动的时候了。我们的外交政策由此得到启发。

我们需要让理智和常识得到尽情的发挥。

最近发生了两宗涉及核子太空时代的技术的悲惨事件：挑战号机组人员的惨死和契尔诺贝尔核电厂的意外事件。这两宗事件加深了我们感到的威胁，也冷酷地提醒我们一项事实，就是人们只是开始掌握他们自己缔造的巨大力量，他们只是在学习怎样用这些力量来促进进展。这些事件替我们上了一课，让我们知道使用核武器所会产生的后果。

最主要的是，政治家应由此获得具体和明确的教训。最重要的教训大概是，绝不可使用人类自己设计出来的武器。今天，若要想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一种幻想，即妄想可怕的毁灭性手段方面取得优势，那简直是自杀。

彻底销毁这些武器才是实现真正和平的不二门路

开始走向这条路意味着在历史上通过了一项是否成熟的考试，这适用于每一个身负人类重任的政治领袖。

我们必须学习勇敢地面对现实：专家们估计最小的核弹头的爆发就等于三座契尔诺贝尔的放射性。这极可能是真的。果真如此，即便是爆发现有核武库中的一小部分，也会造成大灾难，一场不可逆的大灾难。如果有人还敢发动第一次核

攻击，他将注定会痛苦地死亡——甚至并非由于核反击，而是由于他自己的核弹头所产生的后果。

这并非宣传，并非政治上的即兴之词，也并非想加深“恐惧”。这是现实。拒不接受这项现实是不负责任，忽视这项现实是犯罪。

客观和诚实地分析所有这些现实促使我们对世界政治采取其他的办法。这是我们最近制订的，尤其是在苏共第二十七届大会上制订的原则结论的基础。

苏联的外交政策，包括裁军问题，是在了解世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的基础上产生的。

我们认为，1986年1月15日苏联关于2000年前销毁全世界核武器的建议，充分满足了当前时代的要求。

我们已经显示，我们准备寻求折衷的办法来解决导致争论和猜疑的各项问题。

苏联在苏美核军备与空间军备会谈中提出一整套建设性建议。

我们连同《华沙条约》盟国，一起提出了一整套措施，旨在从大西洋至乌拉山裁减欧洲的军队和常规军备。在这个领域，我们也要求相互地和前后一致地降低军事冲突的危险程度。

关于化学武器，已经提出新的建议，我们认为，这样就有可能在年底之前或明年签订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和销毁其储存及其工业生产基地的公约。

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各社会主义国家同其他与会者一起积极合作，努力寻找办法来解决一些关键性问题，诸如不使用武力、就军事演习和部队调动发出通知、交换每年度军事活动计划、邀请观察员、进行核查。

我们已经提出一项广泛的纲领，其中确保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与合作，我们邀请所有各国参与这个过程。

我们曾经倡议同所有有关的国家进行合作，为发展核电工程而设立国际安全制度。

最近，我们向联合国提出“星球大战”的取代方案，即“星球和平”方案，包括设立世界空间组织。

第27次苏联共产党大会制订了全面国际安全制度的基础，这是我们外交政策新策略最全面的解释。前些日子，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提出如何设立这种制度的问题，供联合国大会常会加以审议。

同时，我想强调，我们理解到，不论我们的建议如何重要，我们如何作出承诺我们仍然无法独撑场面。国际安全问题是共同的问题，因此，应由大家共同关心共同负责。

在拟订我们的建议时，我们考虑到其他政府、群众、各政治运动的观点与倡议并加以研究。我们十分谨慎地设想，在执行各项建议时的各阶段均应顾到全体安全。但是，我们绝不认为这些建议已成定案，不可以再加讨论。打破对抗僵局的途径是进行对话、接触、讨论、会谈。这是解除互相猜疑和取得实际结果的唯一方法。

在解决一切裁军问题期间，这就是我们对监督问题的指导方针。例如，当我们提议停止一切核爆炸时，我们说，我们不反对国际监督。十足的证据是，我们同意美国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设置监测设施。在达成协议方面，监督问题似乎应已不构成障碍；但是，有人仍不断地利用这个问题，目的在于掩饰真正意图——不愿裁军。

关于暂停核爆炸，凡具有诚意者皆喜见我们的决定。我们听见来自世界各地的赞同与支持。从事政治的人、国会议员、各名人士、群众组织认为，这一步是解决目前问题的正确方法，是解除核灾难恐惧的希望。联合国大会作为世界最具有代表性的议会，已赞许苏联的暂停试验。

我们受到各卓越科学家的支持，包括物理学家、医生，他们比谁都知道核的威胁。最近，我在莫斯科同科学家的一次聚会上，亲眼看到，我们的暂停试验已经激发各国的科技人员要采取有力行动。

不过，所有这些明显的、令人鼓舞对新想法的反应却碰上了主要是美国的政治思想的军事化。西方统治阶层的政治思想危险地落后于国际生活中的深刻转变过程，同时，科技进展迅速超前于社会和道德进展。

美国的右翼军事集团是强有力的军工综合体的代表，他们对军备竞赛简直是狂热。他们的兴趣似乎分三方面：他们要防止使武器制造业带来的利润枯竭，使美国确保军事优势，设法在经济上拖垮苏联并在政治上削弱苏联；长期来说，其目的在于确保美国在世界上的关键性地位，实现长久追求的帝国野心，进一步奉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掠夺政策。

因此，这种花言巧语的外交政策仍然是以下列危险的幻想为基础：对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新近取得自由的国家过于低估；对自己的潜力过于高估，从而产生了技术上的自信和政治上的宽容。

某些美国政客认为，我们之所以参与会谈，是由于美国军力的成长和战略防御计划的制订所造成的。

美国行政当局以这些错误的前提作为其政策的基础，因此无法着手缔结诚意的协定和改善国际气氛。但是，它不得不面对现实，这是无法避免的。

关于我们的建议，我在此重申，它们源自当前世界的现实，来自对人类命运负有崇高责任的认识，而非由于软弱。

这就是目前的局势。

另一方面，我们的暂停试验正在实施中。我们的范围广泛的折衷建议已经宣布出来，并在各论坛的谈判桌上提出。和平力量的攻势已大为增强。对局势的严重性表示关心的政界、包括政府人员对国际安全问题的关注也大为增加。

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的是，拒绝停止核试验，顽固地抗拒和平倡议，傲慢地忽视群众的要求以及许多权威性人士和组织的意见。他们甚至不顾自己盟国和本国人民的忧虑。

这就是我们这些苏联领导人在我们的暂停试验期满时所面临的局势。

怎么办？作何选择？何种决定最正确、最符合形势？何种决定能最有力地推进减少军事对抗威胁的积极进程？

我国人民坚决支持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外交政策，坚决要求继续执行第27次党代表大会的外交路线。同时，在苏联人民的信件和宣布中也流露出正当的不安：当核爆炸在内华达沙漠一次接一次地回响之际，仍然暂停试验是否适当？风险是否太大？我国的安全不会逐渐削弱吗？

事实上，美国在过去40年中爆炸的次数一向是最多的。它在苏联停止试验的一年内又爆炸了18个核装置。我再说一遍，18个，其中有3个未经宣布。此外，他们这样做通常是要故意显示一番。爆炸的时间有时选择在苏联再次声明延长暂停试验的时候，有时选择在苏联提出某个新的倡议的时候。我们甚至被邀请前往内华达观看爆炸情况。因此，应当说现任美国行政当局正执行一项广泛的军事计划。

总而言之，苏联有充分理由恢复核试验。但我们现在仍然深信，苏联和美国双方停止核试验将是结束核军备竞赛的一个真正的突破，将加速消灭核武器。道理很简单：如果不进行核试验，双方大量积存的核武器就不能得到改进。

国际社会很多有权威的国家呼吁美国和苏联都能这样做。其中包括：“德里六国”，即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坦桑尼亚、瑞典，四大洲六国领导人常设讨论会。

前些日子，他们在伊赫塔帕通过的“墨西哥宣言”，再次呼吁停止所有核爆炸。这也是参加不结盟运动大多数国家的要求。

我们收到包括美国和其它北约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治家、知名人士、个人和组织的来函，他们也要求我们不要恢复核试验，给坚持核爆炸的那些人再一次醒悟的机会。

我们当然知道，而且我已经指出，不希望裁军的各种势力在美国正大肆活动。不仅如此，它们还尽力想使我们卷入军备竞赛的新旋涡，想激怒我们关上谈判的大门。

但我们希望现实主义，对需要共同寻求办法改善国际局势、停止毫无意义的军备竞赛和销毁核武器的意识，能主导美国的判断和行动。

同时我们也了解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对象国家的安全对我们来说是神圣的。所有人必须了解，这是原则问题。

我们从这一点出发回答美国的挑战，包括声名狼藉的战略防御计划。如果有人想恐吓我们或促使我们作出不必要的化费，他们就错了。如果有必要，我们会迅速作出回答，但将不是美国望期的回答。我们的回答将使“星球大战”计划丧失价值。

我谈这问题有一个目的：请美国行政当局的人士从美国利益和安全的观点出发，经常衡量新的军事计划和整个军备竞赛的真正价值。因为，战略防御计划的主要危害是破坏了会谈的前景，扩大了不信任的范围。这就是全部问题所在。它既

是军事问题，同样也是政治问题。因此我们再次呼吁从一个满布武器的世界向一个没有武器的世界前进。

同志们，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全面和慎重地权衡了各种利弊，考虑到对世界命运所负的责任，决定将单方面暂停核试验延长至1987年1月1日。

在采取该步骤时，我们相信世界各国人民、政界和国际社会将正确估价苏联核试验场的长期沉默。

我代表苏联人民向美国人的智慧和尊严作出呼吁，不要错过实现停止核武器竞赛道路上的又一次历史性机会。

我呼吁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再次对已出现的局势作出客观的估价，抛开一切枝节问题，纠正对苏联及其外交政策的误解。

苏联相信在今年苏美首脑会议上可以迅速达成和签署关于停止核试验的协定。这无疑将是该次会议的主要实际成果，是朝向停止军备竞赛的重大步骤。

它在某种程度上将是有关核武器、有关销毁核武器和根本改善国际局势谈判取得进一步进展的序幕。

苏联暂停核试验不仅是一项提议，而是一项行动，它以行动证明我国的核裁军计划、我国对现实主义、和平与合作新政策的呼吁是认真和有诚意的。

联合国宣布的1986年和平年已过去半年多。苏联延长单方面暂停核试验，对于确保该年在历史上能够名符其实的共同努力又作出一项重大贡献。

这是苏联新的政治计划的实质内容。

这是我国向所有国家政府和人民，尤其是向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美国人民所要讲的话。